

當素養。其思致力，曾受訓練。則選治法相唯識諸書，自無不可。若已見得法相唯識意思，而欲詳其淵源所自，與演變之序，則溯洄釋迦本旨，迄小乘大乘諸派，順序切實理會一番，便見端的。如治儒學者，先讀陽明或朱子書，然後上追孔孟，中逮羣儒，以次分別研究，自然有得。大氏學者用功，只從某一大派精心結撰之著作，苦心探索。由此，養出自家見地。再進而尋求此派來源，與其他各種有關的思想，則不至茫然無所抉擇矣。余今昔主張，未嘗牴牾也。

坊間故有唯識開蒙，與相宗綱要一類書籍，皆為初學津梁而出。然嘗聞學者持此等書，反覆覽觀，卒無一徑可通。甚矣其勞而無功也。緣此等書，全無意匠經營，只是粗列若干條目，而鹵莽滅裂，雜取經論疏記等陳語分綴之。夫經論本文，自有條貫，而學者猶不能通。況割裂其詞，綴為單條。既非釋辭之編，又異成章之論。將欲始學之徒，階此而究聖言，是何異教孺子學步，而務繫其足耶。

然則佛學，自昔已無門徑書歟。是事不然。如五蘊論，則法相門徑書也。如百法論，具云百法明門，則唯識門徑書也。既有門徑，應由之而得矣。然雖綜舉衆名，根極理要，顧其名相辭義，略無訓釋，絕不可通。初學開卷，茫然面牆。其將奈何。教學以來，極感此困。頃乃就五蘊百法等論，抉擇旨歸，搜尋義蘊，分條析理，而為敘述。名相為經，衆義為緯。純本哲學之觀點，力避空想之浮辭。佛家自釋迦阿含以後，大小乘師，皆好為懸空與繁瑣的分析，而有宗尤甚，即如唯識述記一書本

佛 家 名 相 通 釋 (二)

佛家哲學方面之鉅典，然每聞治西洋哲學者讀之，總覺滿紙是廢話，蓋其玄微深遠之旨，輒為繁瑣浮詞所掩，非精鑿者則莫能得。根底無易其故。治古學，不可變亂其本旨，裁斷必出於己。治古學，能得古人之精神，與其思想，脈絡，而於其持說，可加以裁斷，故於稽古之中，而自成其學，否則記誦而已，抄胥而已，無問、品節既詳，統系斯整。雖爾釋辭之書，何殊專著之績。規矩固踵乎五蘊百法。義皆實通於羣經諸論。後有達者，覽而鑑諸。

上來略明撰述意思，更有誠言，為讀者告。

吾嘗言，今日治哲學者，於中國印度西洋三方面，必不可偏廢。十力語要卷一，答薛生書，已言及此。此意容當別論。佛家於內心之照察，與

人生之體驗，宇宙之解析，真理之證會，此云真理，即謂實體。皆有其特

殊獨到處。即其注重邏輯之精神，於中土所偏，尤堪匡救。中國

學問，何故不尚邏輯，語要卷一，時有所明，但言簡意賅，恐讀者忽而不察。自大法東來，什肇奘基，

既盡吸收之能。詳後。華台宗門，皆成創造之業。華嚴天台禪家，各立宗派，雖義

本大乘，而實皆中土創造。魏晉融佛於三玄，雖失則縱，非佛之過。曹魏流

蕩之餘毒也。光武懲新莽之變，以名教束士人，其後士相黨附，而飾節義，固已外強中乾，曹氏父子，懷篡奪

學宏獎，風流士薄防檢，而中無實質，以空文相煽，而中夏始

為胡，又自此而有所謂名士一流，其宋明融佛於四子，雖失

風迄今未已，華胃之不競，有以也哉。

則迂，非佛之過。東漢名教之流弊也。宋承五代之昏亂，故孫

復與東漢名教，南渡諸儒繼之，明儒尚守其風，若陸子靜兄

弟，及鄧牧，王船山，黃黎洲，諸儒，皆有民治思想，則其說亦不

足行，揆之往事，中人融會印度佛家思想，常因緣會多違，而

未善其用。今自西洋文化東來，而吾科學未興，物質未啓，願

乃猖狂從欲，自取覆亡，使吾果懷自存，而且為全人類幸福

計者。則導欲從理，而情莫不暢。人皆發展其佔有衝動，終古悲、本心宰物，而用無不利。現代人之生活，只努力物質的追直、佔有衝動發展，心為物役，而成人相食之局，異生皆適於性海。異生，猶言衆生，性者，萬物之一原，故喻如海，見華嚴、人人類各足於分願。大同之世，人人以善道相與，其必有待中而無相攘奪，故分願各足也。其必有待中，則佛學顧可廢而不講歟。此意，容當別為專論。

印度佛學，亡絕已久。今欲求佛學之真，必於中國。東土多大乘根器。佛有懸記，徵驗不爽。奈何今之人，一切自鄙夷其所固有。輒疑中土佛書，猶不足據。不知吾國佛書，雖浩如煙海，但從大體言之，仍以性相兩宗典籍為主要。其數量亦最多。性宗典籍，則由什師主譯。相宗典籍，則由奘師主譯。奘師留印年久。又值佛法正盛。而乃博訪師資，徧治羣學。精通三藏。印度人尊之為大乘天。史實具在，豈堪誣蔑。不信奘師，而將誰信。奘師譯書，選擇甚精，不唯大乘也。小宗談有者，其鉅典已備。譯即勝論之十句論，亦譯出。唯小宗傳譯較少，然小宗最勝者，莫如成實論，什師已譯。故奘師於此方面可省也。什師產於天竺。博學多通。深窮大乘。神智幽遠。靡得而稱。弘化東來。於皇漢語文，無不精諳。深造。本傳云。自大法東來。始漢歷晉。經論漸多。而支竺所出，多滯文格義。什既至止。姚興請譯衆經。什既率多諳誦，無不究盡。轉能漢言。音譯流便。既覽舊經，義多紕繆。皆由先譯失旨，不與梵本相應。姚興使僧肇等，八百餘人，諮受什旨。凡所出經論，三百餘卷。臨終，自云。今於衆前，發誠實誓。若所傳

熊十力遺著

無謬者，當使焚身之後，舌不焦爛。及焚屍已，薪滅形碎，唯舌不灰。詳此所云。什師既能漢語。又於譯事，備極忠實。觀其臨終之詞，可謂信誓旦旦。又遠法師傳。稱什師見所著法性論，嘆曰。邊國人未有經。什以印度為中，夏為邊，便闡與理合。豈不妙哉。又肇法師傳云。著般若無知論。什覽之曰。吾解不謝子。文當相揖耳。夫遠肇二師之文。古今能讀者無幾。而什師能欣賞焉。其於漢文深造可知。又什師自作漢文偈頌。皆以藻蔚之詞，達淵妙之旨。如贈法和云。心山育明德。流薰萬由延。哀鸞孤桐上。清音徹九天。其他皆類此。什師道業既崇。漢文工妙。若彼傳譯羣籍，謂不足信，其將誰信。今之學子，言佛學，亦輕其所固有。而必以梵語為足徵。不悟佛學自是佛學，梵語自是梵語。吾國人於論語學而章，皆能讀誦訓詁。然試問學是何等義。時習是何等工夫。悅是何等境界。自康成以迄清儒，果誰解此。而況其凡乎。以此類推。通梵語者，雖能誦梵本佛書。要於學理，不必能通。學者誠有志佛學。當以中國譯籍為本。中譯雖多，必考信於玄奘羅什。即中人自著之書，或自創之說，若持與佛家本旨相較，亦唯什奘二師學，可為質正之準則。容當別論。舍此不圖，而欲以博習梵語為能。則業梵語可也。毋言佛學。雖然。吾非謂讀中國佛書者，不當博攻梵語。但須於中國書中，精求義解。學有其基，則梵文頗堪參較。近人治內籍者，亦多注意藏文、藏地固中國之一部分，其文字，亦中國文字之別枝也。誠當研習，然晚世藏學，乃顯密雜揉，非印度大乘真面目。無着之學，盛傳於玄奘、龍樹之學，宏敷於羅什，故性相二宗之真，盡在中國，非求之奘什二師譯籍不可。